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猎鹿人



猎鹿者……

他是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他从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让自己去参加一场在亚洲丛林之中的战争……除了烈焰熊熊的炉膛，除了那些胃肠都被烤焦了的锅炉工人，除了那流动的旅行车式的生活，还有除了他那份常在爱莱给尼斯山林中狩猎野鹿的兴趣之外，在他的生活中不曾有过其他的内容。

这位猎鹿者是一位年轻人，他有着坚强的神经，猫一般的机警以及犹如高山峡谷般的气质，他正凭了这些性格而生存了下来。

猎鹿者……

一个表现勇气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以恐怖、残酷惨烈的战争为背景的无限动人的故事。

猎鹿者……

以及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至今为止最具震撼力的同名影片，使任何观众，哪怕是有着最坚强性格和冷静头脑的观众都永生难忘。

猎鹿者……

一个军官将子弹装进一支转轮枪里，把弹盘转了一周。斯帝夫什么也不能见到。一管枪筒对准着他。他凝视着黑洞洞的枪口，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摇着他的头：“嗟，不！不！”

麦克伸过手来，他抓住了他的肩膀，他向他闪着一个微笑，笑意中包括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

“照我的话去做吧，”他说，“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斯帝夫直视着麦克的眼神，从那里，他似乎汲取了一种力量来充实自己空洞无底的心渊，驱走恐惧。他捡起了枪，但他的眼神仍未离开麦克，他的手摸索着枪筒，他举起了



它，对准了自己的头。

麦克再给他一个鼓励的点头。斯蒂夫的手指开始扳动枪扣——但紧接着，他整个人震动了一下，握枪的手被震到了一边。

转轮枪终于响了。子弹撕开了他的头皮，而从枪口里喷射出来的火焰烤焦了他的皮肤。

麦克的脸色转成了死的灰白……

猎鹿者……



第一章 在山中 (1968 年)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爱来给尼斯山脉的顶端正隐没在阴暗的晨雾中，泥土色的沉褐的云朵在它的山腰上方飘浮着。大朵大朵的雪片从云层中不断地，无声地飞向大地，静静地覆盖在高速公路两旁的已被汽车废气污染了的雪丘山，这是今年第一次落雪。

一辆大型的双挡柴油机车是在这条六车道行车的高速公路上的四分之一里范围内，从两边方向上来往的唯一交通工具。它的发动机的隆隆声打破了宁静的空气，而那两条扫雨臂已在它的活动孤度的两端积起两堆小小的雪丘。那个睡眼惺忪的司机打着呵欠，将自己稍稍地在司机座位上端坐了一下，并隔着外套裤把那条已在他两胯间皱卷而上的短裤拉直了一点，接着又是一个长长的呵欠，然后他扳动了在驾驶盘边上的方向指示杆。

他紧紧地操纵着板杆，开始转抵排挡，当卡车的速度渐渐慢下来时，发动机的气浪更大了。在车驶近转弯处时，司机踏上了刹车掣。被压缩着的空气中似乎放出一种低低的爆破声，卡车沿着公路的分叉处绕上了出口的回旋处。司机又转换了排挡，使车能平滑地绕过回旋处的拦河，驶到了高速公路路面的下方。一会儿，它已离开了回旋处，而出现在一条老式的双车行驶的边道上，一块绿白的指示牌上印着“克莱顿镇”，在下面是一行字：“人口 36, 500”。

那座所谓的“克莱顿镇”位于一条窄长的河谷之中，是一片在山腰上的建筑。在那个沉暗的，飞旋着雪片的早晨，那些房屋看上去就象似一些褐色的瘤疖。

但无论是那雪花还是那微弱的晨光都不能掩盖或减低观者对于那



片巨大的炼钢厂的高耸着的烟塔的印象，它俨然象是这片河谷的主人。它的烟塔似向山峰挑战，它巨型的身躯使整个市镇在它的面前都缩成了侏儒。它广阔的展开着，转着弯，转弯后又展开去；有的地方折出角度，有的地方隆起拱型，整个场合的视野大到远不是一眼能望尽的。在这广大的一片土地上突立起了五柱巨大的烟筒，约有十二层楼高，高高地耸入云里，把灰白色的烟雾喷向云海里。还有那些低矮一些的烟囱，也正不断地冒出烟来，烟流在寒冻的空气之中慢慢地散开，而透过那无数个厂房的阴暗的窗口，炉光也在闪闪可见。

司机调高了排挡，车子便又加速了，发动机的噪音在车内变得大起来，即使还隔着一段距离，炼钢厂那边传来的声浪仍穿过了车窗玻璃而进入轴锤子的铿锵声，蒸气的喷射声，机器的隆隆声，尖锐的嗤嗤声，持续不断的沉吟声……。

司机摇着他的头：好象在对他所见的加以评论，又好象在发泄他对这样一种巨型的工业机器的恐惧，或是在表达他对他的那辆卡车和他已驶过了几天几夜的漫长道路的一种感叹之情。

他的车来到一个叉道口，在他的右面，道路向山里通去，在他的左边，道路转向那条“的非勤”街，那是克莱顿镇最重要的商业和交通干线。虽然他将军驶上了“的非勤”街，但他的神情是有些勉强的。那条“的非勤”街也是位于镇西的那片广大的钢铁厂的领地和位于镇东的那堆摇摇晃晃的维多利亚式住宅的分界线。那些房屋都是些设有窗台的六角型的建筑，众多交叉的挂物线从此屋拉彼屋，又从彼屋转向此屋，只有在屋与屋之间的距离太长时，中间才升起一枝竹杆作为支撑点。从感觉上来讲，这些摇摇欲塌的屋宇似乎被这些交叉的拉线联系得更坚固了。这是些深褐色的建筑物，在山坡上一团迷宫似的，“之”字型的窄路的两边层层迭迭，高高低低的矗立着。早过的车辆已使雪地呈现了一种半溶化的状态，当卡车驶过时，车辆就丝丝作响，雪水四溅。间或会有一个行人在天桥出现，从车道上方横贯而过，通向马路对面的住宅和行人区，在那里停着很多车辆。

一个着着方格短大衣的人影从天桥上走过，他的帽边垂下，遮住了双耳，手上戴着一付臃肿的二指手套。当司机看清了他的双眼时，



他把手从驾驶盘上举起来向他打招呼，那人也停了片刻，向对方点了点头，便又继续赶路了。

正当那辆车从门口驶过时，在约半里路以外的一个工厂装料区，麦克也正好举起了他的一只戴手套的手摆动着。

“眼镜！”他叫着，企图使他的喊声能升到这一片噪音之上而被听到。

他把自己的那付遮光镜从前额摘下来，可他并未回头去看他那四个同班的伙伴是否也这样做。他们都是些很守纪律的工人。麦克是一位领班，他对工作很有责任感，但他从没有为他的那些手足感到过烦恼。

他们已站在一个铸型车间的砖台上，这个砖台约高出地面几尺，但距离那片在头顶上的蛛网般交叉的柱梁还很远，在那片柱梁的上方还有高耸的天花板。他们正站立于锅炉——那个巨大发热中心——的一段距离之外的一条走道上，走道下面是一条很深的钢水槽。他们都披着石棉的罩布，罩而象件紧身衣，一直盖到他们的腰部，腰部以下是一条皮质的围裙，围裙保护着人的下半部躯干和腿部，再往下就能见到一双露出头来的笨重的铁包皮的工作靴。

汗水从麦克的脸颊直流到他的颈部。他的衬衣全湿了。他从墨镜的边缘斜视了一眼，皱起了焦虑的眉头。

鼓风机将纯氧喷射进炉膛，一片烈焰的怒舌在空中窜上两层楼的高度。麦克被热浪冲击着，他用手托住了自己的下巴。在他的身后，一座巨大的起重机正从一条横梁上吊下来，在一处炉台上夹住了一块炽热的铸锭，把它浸入冷却池，再从冷却池中将它吊起来，吼叫着，把吊臂转过去，将锭块降落在一条传送带上，送去进行下一道工序。

从炉顶上喷射出的火舌开始收敛，它眩目地闪耀着，慢慢地变细变小，终于消失了。麦克操起一支长长的铁钎向炉底的方向走去。他把铁钎夹在臂间，用身体抵住它，开始用钎尖来通那块封住炉底钢水孔的黑色疤壳。他回头看看他的同事们，他们正站在安全地带，然后他用肩膀一顶，将铁钎刺穿到疤壳里去。

溶化的钢水从炉孔中迸发出来，把疤壳的其余部份也一齐冲脱



了，溶浆流入了钢水的主槽中，此时火星四溅，烈焰闪射。

站在麦克身后的是尼克。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咣地一声打开了闸门，钢水怒泄，从主槽中流出，涌入了一片好象迷宫般分布的支槽里去了。

工作班的人员在支槽上方的走道上前后左右地走动，逼人的热浪似乎在将他们身影一会拉长，一会缩短，一会又发出微微的闪光。他们检核着钢铁的溶流，有时打开着钢水槽，同时关闭着钢水槽，一旦钢水在那里遇到阻梗，他们就用铁棒使钢水畅通。

钢流慢慢地开始平静，这便是他们偷闲的时刻了，麦克抓住这个机会用他的铁棒端儿击着尼克靴后的走道，尼克转过头来，麦克用他的头向斯帝夫——他们的另一个年轻的同事——的方向作了一个咧嘴的动作，脱了手套的斯帝夫正笑着，用手势向尼克作一系列下流的玩笑动作，而尼克，也用同样的内容向对方回敬。

斯帝夫大笑了，他的一排白色的牙齿在他黝黑的脸膛上显得分外鲜明，他并不在乎他们的动作，尼克把手伸得更高了，他拼命地摇动着，想引起对方的兴趣，但斯帝夫已将注意力又集中到了钢水槽中去了，并没有去理会它们。

“嘿！”艾克松叫喊着，他正站在麦克立足地的对岸。他是人群中一只野牛。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他的手正指向钢水槽里。钢流又重新高涨，它们似乎正从某一个槽内开始向外溢出。

麦克向斯丹作了个手势，斯丹与艾克松的年龄相仿，是他们这一堆人中的个子最小的一个。斯丹打开了另一条分槽，使高涨的钢水一下子有了新的出路。

就这么一刻的放松与调剂，它瞬时就消失了，大家以更集中的精神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镇的另一端的一个丘坡上，有一座叫圣底米却立斯的俄国东正教教堂，雪片正纷纷地下落在它绿色的圆顶上。教堂里面，一个薄薄的长发贴着头顶的年轻牧师正在打开一口立柜，立柜的边上是座装饰的华丽雕刻的神台。两个侍台小厮在柜台的两边插着鲜花；一位教



堂杂工正用他那双布满青筋、褐斑的手抹拭着神台的围柱。

在牧师的侧边站着一位著着一套黄色衬服的中年妇人，她的头发似乎上过发蜡，向上梳起，并能硬直地向上竖起。她正用手指数着那串套在她的颈脖上的人造珠链。

牧师打开了柜，取出两支细蜡烛和一对金色的帽冠，将它们放在柜顶上的一个丝绒质地、类似枕头型状的神器上。

“不会有什么麻烦吧？”那位妇人说，“一切都会很好的吧？”

“是的，一切都会很好。”牧师用一种耐性，平静的口吻说着。

“你能确保吗？你不要骗我！”

牧师微笑了：“不会的，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骗人。”

“我只是说……你想，我这一个孩子会有几次结婚的机会？只有一次，不会再有机会了，只会有一次。你是希望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

牧师点点头。

“天还要下雪。”那女人说着，用力挤压着她的珠链，“它会下雪，它一定还要下：每个人都要在雪地里滑倒——每一个人！而每一辆车都会出车祸，喔，我的天！”

她用手遮住了嘴，开始流出了眼泪。牧师向她走来，并将她抱在怀中。

“我简直不能相信，”那妇人呜咽着，“我自己的孩子……去娶一个我从不认识的女孩……而且……而且那样地瘦弱，如果你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的话，我是指她不能是一个那样瘦弱的姑娘，这是一种疯狂！两天之后，他就要离开我们去越南！”她边抽泣边说着：“他已报了名，还有他的那些发了狂的朋友，他们都已报了名！我不理解，神父，不！我实在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任何事！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假如你不能，那有谁能呢？”

牧师吻了她的前额，他的脸就朝后仰去以便她能凝视到他那双智慧、忧伤，但能给人以慰藉的眼睛。“上帝将与他们在一起，上帝永远在照管着他的孩子们。”

妇人从袖筒里拿出一条手帕，擦着眼睛，捏着鼻子。



“是的，”她说，“是的，我知道了，神父。谢谢你，神父。”

夜班的放工时间到了。蒸汽汽笛每隔七分钟鸣一次，将下班的信号通知了散布在这片广大工作场地上的工人。但是换班处的出口是瓶颈形的，长长的下班工人的队伍中尽是一些烟熏黑了脸庞和那些披着的、挂着的、提着的，汗湿了的衣服。他们正排队打离工卡。儿座打卡机就安装在那排长长的围墙上。很多人仍戴着作业帽，遮风镜挡在他们的护目镜的外面。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些体魄魁伟，胸臂发达的男子汉。他们的幽默感是粗糙的，他们的兴趣不加掩饰。

麦克第一个在自动计时钟上打完卡出闸。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举止优雅却充满着力量感。他皮肤黝黑，乌黑的头发剪得很短。他有一张平坦的面孔，——但它是英俊的，显露出一种斯文和含蓄的气质。这是一张平静的脸，友好的，但是内向，有时甚至是羞怯的。

斯帝夫恰好排在麦克的后面，手中握着他的离工卡。他和尼克差不多在同时将卡塞入机内打印，尼克的打卡钟在斯帝夫的边上。

他俩都和麦克的年纪相仿，只是比他高一点，身体也更结实一些，他们的斯拉夫种族的遗传特质还能在他们宽阔肩膀和方型的下颌上见到。他们同年高中毕业，然后便都立即加入了炼钢厂的工作——这几乎是克莱顿镇的青年人都会选择的生活之途。其实在他们加入炼钢厂工作之前，他们对钢厂的生活已经是很熟悉了。小镇的生活是单调而无聊的，但在这里的美国蓝领阶级中充满着一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这是这样的一个钢铁小镇：年轻人的祖父和父辈们仍对于他们童年时代的美国所经受的贫困和压迫记忆犹新，他们因此更珍惜今天的日子，对这片他们亲手建设起来的土地怀有一种狂热的忠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毫无其他选择地加入钢厂工作的原因。

一千多名工人都打完了休班卡，穿着派克大衣，茄克上装的他们从出口处涌出来，涌到一片风雪交加的停车场上。还有几百个工人仍留在厂里，他们正准备离班。

一阵风刮来，舞起了雪片，麦克翻起了他的大衣领，围住了他的



喉部，用一只手握紧了衣领的开口处，他正步出工棚。

“斯丹去了哪儿？”尼克问。

麦克左右环顾着。“他就在我们后面打卡的，他应该就出来了。”

斯帝夫用手指着说：“那不是艾克松吗？嘿，艾克松，我们在这儿！”

在一大片人潮中，艾克松给人有“鹤立鸡群”的印象，他足足有六尺半高，一尊性情暴躁大佛般的人物，脸上浮着的却是天使般的真挚的笑容，他的体形有一辆手推车的宽度的一半有余，当他在人流之中排推面过时，就象一只大船向他们驶过来。

他终于来到他们跟前，他将一条长长的手臂搂住了斯帝夫的肩膀。

“感到怎么样啊？斯帝夫？”

“我很好。”

艾克松一笑也不笑地问：“难道你不觉得心急如焚吗？”

斯帝夫用拳头捅了一下那条搂在他肩膀上的臂膀，露牙而笑了。的确，在他的脸上有一种困惑感，这不是因艾克松面发的——他很爱他。这是为一些隐藏在他心中的其他事，一些含糊到他自己也不能言明出来的事，一些至今仍没有下文的事：他已将他的童年远远地留在了他的身后，但他仍不能充分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尼克的眼睛眨了一下：“听我讲，艾克松，今晚之后我们就称他为‘老火球’算了。”

“真丢他娘的——好主意！”艾克松说。

“斯丹来了。”

“斯丹！”尼克大声地喊着，“我们在这儿呢！”

“斯丹！”斯帝夫也喊了起来。

夹杂在涌向停车场取车的人流之中的斯丹正左右转晃着他的颈，可他只听见了喊声却见不到人。

“去把他叫过来，艾克松。”麦克说。

“好。”

艾克松又重新挤人人堆之中，然后拖着斯丹再循路回来。于是那



五位朋友隆起了背，冒着风雪穿过停车场向前走去了。

“我的基督，”斯帝夫说。他停下了脚步，向着天空仰起了他的头。“你们看，——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其他的人便都抬头向天空望去。一片晕环包围住了那轮暗淡，无力，白色的太阳，淡薄的阳光正透过云和雪的雾障向下投来。而在光环外围的四个方位——顶部、底部和两边——也有四个正在发着微光的轮盘，每一个正是那个实体太阳的幻象。

“日蚀，”麦克说，“真他妈的见鬼，怎么会有日蚀的！”

大家都站在原地向天空仰视着，沉静于惊异之中。

艾克松说：“你们知道日蚀表示着什么吗？”

“这象征着，”麦克说，“森林之狼给予狩猎者们的一个好的祝愿。”

斯丹皱起了他的脸：“你在讲些什么鬼话啊？”

“这是一种古老的印地安人的传说。”

“你真是满口胡言！”

“你是否见过我曾这样认真地开过玩笑的？”麦克说着，脸上浮起一种征询的微笑。

斯丹细察着麦克的脸部表情，以图确定麦克是否在与他说笑。他终于摇了他的头：“麦克，除了精神科医生之外，没有人能理解你说的话。”

“这是一个征兆，”麦克说着，擦摸着他的下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今晚去山里打猎——就在今晚？”

尼克说：“见你的鬼，麦克，我不知道你是在何时何地捡拾到这些胡言乱语的。”

麦克耸耸肩：“这一定会是个丰收的晚上，我保证。”

斯帝夫半疑半信地望着他：“慢着，麦克，你总不见得想告诉我你今几个晚上要去山林里猎鹿？”

麦克再次耸耸肩，其他人也都被搞迷糊了。大家又起步，重新开始了穿过停车场的行程。麦克的那辆凹痕累累，锈斑点点的十年前出



厂的“开地腊克”轿车正在他们六十码的前方停泊着，在车的驾驶座边上，风已吹积起了一堆小小的雪丘。

“总之不能在今晚！”斯帝夫忽然语气强硬地说道：“喔，不能在今晚，你们这些家伙！我要在今晚成亲啊，看在基督份上，我要结婚，你们却弃下我而去山林中猎鹿，你们这批可恶的家伙！我绝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斯丹说：“嘿，不用恼火，我们会使你想通的。我们会安顿你和安琪拉在床上亲亲热热地睡了，然后再作其他打算，我想，这总不会有错了吧？”他故意用眼望着大家：“对吗？我说的对吗？”

“真丢他娘的！”艾克松说。

“你们这些疯狂的家伙，”斯帝夫说着，一种突然的羡慕之情在他心中升起。“你们懂得那些事？——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光棍！”

“噢，你要娶老婆了，而我们吆——只是些光棍，我喜欢这样。”

尼克将一条手臂搂住了斯帝夫，“好了，好了，不要恼火了。我们——我们大家——都会和你在一起的。”他转身向着大家：“是吗？你们说，我说的对吗？”

“对，”麦克说。

“丢他娘的！”这是艾克松的结论。

二

几个人一路上推着，打着，跳着，闹着向麦克的车走去。斯帝夫也已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他和大家一同笑着把积雪从车边上踢去。

“来吧，”尼克说，“大家快点进车来吧，今儿个早上是我先说服了大家的啊，我可立了大功啦。”

他和斯丹将斯帝夫推入车的后座，然后两个人才先后挤了进去。艾克松坐在麦克的边上，麦克当司机。引擎咕嘟了一阵，又干咳了几声，然后又开始咕嘟——一阵欢呼声从后排位上传来——发动机只是空转，它需要检修了。麦克熄了机，又重新发动。蓝色的汽油烟雾在他们后面浓浓地喷出来，麦克把车吃上了排档，车总算发动了，朝着



大门口的那条车队挤了进去。

“嘿，斯帝夫，”斯丹说，“你今晚或者会要人帮忙的，任何需要我们的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不要客气啊！”

“要知道，有时候，你的幽默感是十分蹩脚的，斯丹。”

“简直平淡无味。”尼克说。

“我只是好意。”斯丹说。

麦克转回头来：“你们不要再多嘴了，好吧……”

“丢他娘的！”艾克松说，用拳头在自己的大腿上擂了一下。

“也许你自己还不了解，艾克松，”尼克说：“你是一位十足的诗人，你有着第一流的口才。”

“我再也不会来支持你的任何意见了。”艾克松说。

麦克从那片沾满泥雪的挡风玻璃上刮出的空隙中窥视出去。他见到在停着密密层层的车中间仍留着一个出口，他把驾驶盘猛地向左转直朝那个出口冲去。车子震弹着，撞击着，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驶过，把雪水直溅泼到空中。麦克从那条窄道中冲了一段，他们的车一下子就超过了几十辆其他车辆而插入了排在斑马线前的那列车队中。

“好极了！”斯丹说道。

又有好几分钟过去了，他们才向出口处移动了几英吋的距离。大门口挂着一块“敬请小心”的告示牌，但谁也没有对它引起任何注意。麦克更是把车一个转弯地驶过了出口，驶进了“的非勒”街的那窄小的一端，他把车靠向左边来行驶。

一阵汽车的吼声惊起了他们。一辆大型的拖斗车在他们后面的高架桥下的通道上出现了，那儿正是与“的非勒”街平行的铁道转弯越过该条街的地点。那辆车见此情形只能将车尽量靠左来避开那辆“开地腊克”。

“向前，坚持向前！”艾克松大叫着。

在他们的右边是岩石的墙，在他们的左边是那辆大斗车，假如坚持从这条窄巷之中向前，他们将面临迎面而来的车辆。麦克所能做的只是踩踏刹车掣以让那辆卡车能有在他们面前回退的可能。除了如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活动余地了。



“坚持向前!”艾克松重复着。

“你不能那样做!”斯丹激动地说。

麦克的脚踏上了加速器。艾克松左右地环转着他的头,他瞪着斯丹:“你这是指谁,难道你说我说得不对吗?”

麦克紧紧地握着驾驶盘,“闭上你们的嘴!现在我要的是集中思想!”

“向前,老友!”尼克说。

“坚持向前,不要退缩!”

“冲上去,喂,冲上去啊!”

“开地腊克”的两只右轮越过了人行道的拦界,把大家都从座位上弹了出来,随即又把他们推回了座位里。车子就以这样的—个角度前进着:两只轮子在车路上,两只轮子则在人行道上。车的右边在离石墙只有几吋的距离下刮过;在他们的左边是那辆拖斗车的巨大身躯,它的喇叭不断地疯狂吼叫。他们只见到在墙那边的电话线杆正朝着他们飞快地奔来。

尼克除掉他的手套,凝视着他手腕上的那块表的秒针。

“我们将怎么做?”麦克紧张地问。

“不会有事的!”尼克说“你不要停!”

“噢?”麦克继续向前,嘴里说道:“冲!冲!”直向着那辆车冲去。

尼克突然把一片纸从麦克的肩头扔了下去。

“这是什么?”麦克问。

“登记表,用我的那辆小货车换你的‘开地’。”

“喔,喔,”艾克松边叫着,边目不转睛地盯住那根电话线杆。

麦克也一秒没有移开过他的目光,他问:“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每一天都是我的幸运日!”

“我们今天非上去不可,”艾克松说,他的两手撑到了仪表盘的盘面上。

当麦克踩上加速器时,他的屁股差不多已一半离开了座位,他乱按着喇叭键,把驾驶盘使劲地向左甩去,车子擦着拖头车的车身而



过，离那根电线杆只有一线的距离。然后他又拨过方向盘，让车又重新向右转，插回人行道上，从那辆卡车的司机室前擦过。就这样，经历了几个曲曲弯弯，他们的车竟然又回到了街道上。

“喔，我的耶稣！”斯帝夫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

麦克将车的驾驶盘又拨向左转，他的脚踏上了刹车掣。那辆“开地腊克”在迎面而来的车辆之中横穿过了对面的那条小巷，而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车停下了，把雪水泥浆溅满了那家叫作“约翰·威起”的酒吧的玻璃橱窗上。

那辆拖斗车怒吼着在他们边上飞驶过去，把喇叭按得“嘟嘟”直响，隔着玻璃的那个司机正向他们挥动着拳头，他的脸也在怒火中扭曲了。

斯帝夫，尼克和斯丹一齐从后排位中欢呼起来。

“丢他娘的！”艾克松说。他向那架在消失之中的卡车伸出了一个蔑视的手指。

麦克把那张登记表递回给了尼克。“我利用过了你的那份幸运，现在你应该自己去保存它。你老是在胜利已成定局时才下赌注的。”他向尼克扮了一个宽容的微笑。

“这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有件‘胜利已成定局’的事。”尼克答道。

“退伍军人俱乐部”是一座老式的用石灰水粉白了的建筑物。它的窗是高大、拱型的。主房是长方型的，在远端安排着一方讲台。房间的门被漆画成田园的风情：奶牛在草地上放牧，有一座尖顶的教堂，而远远的山景依稀可见。在进口处有一只战利品柜，里面陈列着战斗勋章、推荐、表彰信件以及那些穿着古老军服的青年人的相片。他们互相手挽着手地坐在或站在大炮和坦克的边上或是残塌了的建筑物的碎砖瓦砾堆中。在讲台的拱型架上，一幅巨幅的美国国旗从天花顶上吊了下来。

拱型架上方的墙上挂着三张放大的麦克、斯帝夫和尼克的相片。相片中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脸型也更瘦削和年轻。这是从他



们中学毕业的证书中所取出来的资料。一行书写体的字型整齐地排在相片的下面：

“骄傲地服务——为着上帝和祖国。”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站在梯级上，手中握着那些红、白、兰相间的彩色布条，他们要把这些布条布置在相片的周围。

另外两位干瘪，瘦小，脸上，手上都长满了疙疙瘩瘩疖疤的老人在下面看着他们，他们都戴着笨重的眼镜，有一个的一块镜片是涂黑了的。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放高一点，我说要放高一点，”那个戴着墨镜片的老人说“你说呢？”

他的同伴表示同意：“高一点”。

那两个站在梯上的人把旗布举得高了点。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妇正在将雪白的桌布展铺在临时的台架上，并在周围安排着一些折椅。

“靠近点斯帝夫的相，”那位涂黑镜片的老者又在发出命令。

他的朋友补充道：“再放下一点，我说再放下一点更好，你说呢？”

“下一点。”

“那就下一点吧。”第一个说话者又说道。

那两位梯级上的扯旗者又将旗放低了一点。

大门开了，一阵冷气夹着雪片卷了进来，六、七个年纪五、六十岁的妇人走了进来。臃肿地裹着黑色的外套，带着毛皮手套和裹着围巾。其中两个人捧着一尊很高的多层婚礼蛋糕；蛋糕的上面有两个奶油铸成的新郎和新娘的小人儿。另外一个人用身体挡住蛋糕，一步步地行过来。

“小心，小心！”

“留意你的脚步。”

“当心，抬平，不要竖起。”

她们簇拥着蛋糕来到房间角落的一张桌前，把它放了下来，跟着都向后退一步地欣赏着这件杰作。那几位老者和其他几个妇女都赶了



过来。

“啊，真漂亮！”

“喔，它简直美妙得使我直起想出声来！”

“这一对新人真幸运，有一尊这么令人心醉的婚礼蛋糕！”

那些刚入屋的人们用脚踩着地，将雪从他们的靴鞋上震下来，再磨擦着双手，又用手擦着自己的面颊。突然，他们之中最年老的一个向前踉跄了几步而跌倒了。

有人搬来了一张椅子，她们把她安置在椅中坐下，打开了她的外套，把她的手套和靴子除去，用力地磨擦着她的手和脚踝。

“来，这个可能会有用处。”独眼老者端来了一杯酒。

一个女人端过了酒杯，把它放在她的鼻孔底下，让她嗅着酒精的烈味，她在椅中折腾着：“啊，啊，天真冷啊！”

她把酒杯抬到了唇边，头朝后一仰，一连几口地把酒倒进肚里，她一直没放下酒杯，直到杯空酒尽。

“这好一点了，”她说，露出了笑容，“这好得多了！”

安琪拉一清早就去了斯帝夫的家，她把一个手提箱和一只装满了她童年时代的纪念品的纸盒也带了过去。斯帝夫的父亲在几年前已去世了。斯帝夫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大的都出了门，只有他还留在家中。安琪拉则是她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她家的居住环境挤，因此决定住在斯帝夫家与斯的母亲同住在斯帝夫退役为止。

这间房间的照明条件很差，墙纸破旧且已退了色。安琪拉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她盼望有一天能住到一间她所喜爱的房间里去。

其实并不是这房间本身令她感到不舒服，她自己也没有能认识到其中的原因：弥漫在房中的那股气味已不是那股曾陪伴她长大的亲切的气味，厅中的转弯，房中的角落也都不是她所习惯的那些，她感到不自在；甚至椅子、沙发上的坐垫她都觉得坐上去别扭，一切的一切，她都不适应。她并没能觉察这些细小的变化对她的影响。而且她已怀了孕，她感到恐惧、混乱和烦躁不堪。

她已经穿上了她的婚服。她拿起了她的那袭披纱，把它披在头